



日本一家機構做了一項社會調查,讓一些長相俊美的男女模特假扮成剛畢業的大學生,與普通人混在一起到各大公司應聘。結果,模特都被錄取,真正的求職者却被淘汰了。情境對比最鮮明的是同樣一個問題,模特回答“不知道”,會被稱贊是足夠坦誠,普通人則會吃白眼:“為什麼你什么都不懂?”調查結論認為,在當下這個需要搶占注意力的時代,長相漂亮的人會獲得他人更為積極的回應,在競爭上更具優勢。

其實這已是一個人人盡皆知的“老梗”了。網絡上有一句流行語,“明明可以靠臉吃飯,却偏要靠才華”,意指在當今這個以速度和消費為重的時代,一些人凭顏值即可開啟輝煌的職業生涯,若在此基礎上又能靠本事吃飯,不僅享有進化的優勢,還能在道德上贏取更多的盛贊——“靠臉吃飯”是有數據支持的,美國一項研究顯示,高顏值的人比普通人的平均收入要高出 12%,比中等顏值的人要高 7%。“老天賞飯”這話可不是亂說的。

看臉時代

王爾德曾毫不掩飾地表明自己是外貌協會成員,聲稱不懂得以外表判斷一個人,是淺薄無知的表現,所以他是通過看臉選朋友,看智商選敵人。但是,根據社會心理學的歸因理論,人們除了願意與高顏值的人建立合作關係——這是人的天性,也喜欢有思想、有風度、有責任心、秉性善良的人。畢竟漂亮只是隨機事件,后天因素才決定不同的個體能否成為更好的人。

明朝時,嘉靖皇帝的妹妹永淳公主選驛馬,美男子陳釗本為第一選人選。不料有人上書,歷數陳家的不是,指其無德,陳釗于是被剔除。美少年高中元上升為大熱門,宮里的妃嬪、太監都看好他。然而,章聖太后在面見高中元后,親自否決了他,挑了另一個候補人選謝詔。

謝詔年少即已謝頂,顏值與前兩人沒法比,永淳公主認為自己接連與兩個英俊夫婿失之交臂,最後却嫁了一個顏值最低的,內心不平衡,婚後經常找碴兒拿謝詔出氣。謝詔找了一個機會,以河南同鄉的名義邀請高中元到驛馬府上做客。席間,永淳公主躲在客廳的窗戶後面偷窺,見高中元空有一具好皮囊,內涵不足,在氣度從容的謝詔面前,活像一個鄉

野村夫,內心郁積的苦悶頓時一掃而空,遂收心與謝詔好好过日子。

我年少時也曾心有抱怨,為何爹媽沒給我一張人见人愛的臉,但到了今天這個年紀,再想起當初的幼稚念頭,便會為之一笑。一個人接受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平常人生,就知道擁有普通人的顏值,是完全夠用的。

作者:青絲

身邊有這樣一個人。

他從農村來,在城里讀書,畢業後去了一家公司當會計,要娶公司一位花容月貌的女子。可戀人的母親不甘心:農村的,矮個兒,自己的女兒怎么能嫁給這樣的男人?比他大一歲的女子,卻限定了他。

等他人到中年時,先是兒子出了狀況,患上一種很少見的神經系統疾病,行走困難,不停地搖頭,表達不暢,生活難以自理,只能在家養着。還好,夫妻兩個人照顧一個孩子,還過得去。至於孩子的前途,不去想了。

沒過多久,他的妻子得了惡性腦腫瘤,幸好是早期,手術切除。他往返于家、醫院,兩頭管着,忙,累,但還有希望。說起妻子的病,他並沒有沮喪。

這微弱的希望維持了幾年,妻子又患上甲狀腺癌,再做手術,也還好,仍是早期,而且並不是腦癌轉移所致。他心里仍存着希望。這希望的火苗有多大?從他的臉上看不出來。每天早上,菜市場、廚房、醫院,再去上班。中午,回家,給兒子燒飯,自己也混上一口。下班,再去醫院。

妻子回家養了沒多久,突然摔倒中風,又發癲癇,不能言語,無法行走了。躺在康復醫院的病床上,兩眼直瞪瞪地望着他,叫不出他的名字。妻子偶有一醒,說:“我不願再回家了。”

從此,這“希望”兩個字,他不敢去想了,它飄去了找不到的地方。生活之路,生命之



途,也無法往前看了。

那一次見到他,看他精神尚好。我勸他保重。他說:“還好,還好。”他向我復述每天家、菜市場、醫院、單位、家、醫院的行走路徑。我聽了有點兒喘不過氣,發現他隱約地透露着疲憊。

這疲憊,不僅僅是身體的累,而是讓“希望”這兩個字攪的。一個男人,為兩個最親密的人,每天馬不停蹄地奔波,又遠遠地避開“希望”這兩個閃着亮光的字時,能靠什麼去抵禦勞累?

他曾經說,事情總得一件一件做,這是沒辦法的。老婆、兒子的病情,他不說會好起來,也不說會壞下去。他只想着今天該做的一件一件事,要怎么做。

言談之間,他從來沒有說過“責任”這個詞。“責任”顯得太硬,生活中,太硬的承受往往會加重疲勞,而且容易折斷。

那一次,他說了幾句過往和妻子在一起時的情景,還算紅潤的臉龐上便泛出淺淺的笑容,猶如在一塊巨石重壓之下,于縫隙間開出的一朵淡淡的花。這讓我覺得,他勞累的身體,被一種情感滋養着。這種情感,是年輕時的愛情與年長後的親情相疊加的結果,柔軟且具韌性。

這是他的精神支柱,也成了長燃於他心中的火,逼退了角落里那些無望的灰暗。即便看不見遠方的希望,心中的溫暖,也足以讓這個男人每天跨出家門時,挺直腰板,步履堅定。

作者:寧白 李加凌圖

祇要還有小籠包

某老友在朋友圈發了一組美食圖片,並配了文字:“疫情汹汹,但只要還有鴨子、辣油餛飩和薄皮小籠包,那麼南京就還是南京。”當時,南京出現疫情,形勢一度很緊張。但看到這句話,頓時覺得十分減壓。

北京人有另外的標準。老舍《四世同堂》的第一頁上,住在小羊圈胡同的祁老太爺,“他的家里老存着夠全家吃三個月糧食與咸菜。這樣,即使炮彈在空中飛,兵在街上亂跑,他也会关上大門,再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,便足以消災避難”。他奉行的生活哲學是:“北平的災難恰似一個人免不了有些頭疼腦熱,過幾天自然會好的。”

那位“四海齊鋒,一口所敵”,幫助秦國雄霸天下的張儀,當年被人懷疑偷東西而打得半死,謂其妻曰:“視吾舌尚在否?”其妻笑曰:“舌在也。”儀曰:“足矣。”

西方人又不同。“二戰”的至暗時刻,丘吉爾到國會演講時說:“只要《泰晤士報》還天天出版,炸魚薯條還在賣,英國就還是英國,垮不掉。”當時,物資緊張,很多食品實施配額管制,炸魚薯條是少數不受限的食物。這道普普通通的街邊小



在人类的記憶里,最後聽到的往往能留下最深刻的印象。

在果疏店門口,當你聽到“賣新鮮草莓嘍!雖然價格有些貴,但這是天下第一美味的草莓哦”時,往往不會再介意它的價格偏貴。

在向父母介紹自己的男朋友時說:“他雖然長得有點兒醜,但是很溫柔啊,在災後重建時還去做了3個月的志願者呢。”如此一來,男朋友留給父母的就會是一個富有奉獻精神的青年的印象。

在描述一個人時說:“那傢伙雖然人挺好吧,但是特小氣。”這樣的介紹就會給人一種那個人特別摳門兒的感覺。而如果說:“那傢伙雖然有點兒小氣吧,但是人挺好的。”這就會讓人覺得他是一個勤儉持家的好人。

無論是誰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,先說不好的地方,再說好的地方,這樣就能讓人對好的一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

揚長避短

這一原理叫作近因效應,在面試時尤其能發揮作用。

面試官(苦笑):“呃,你的學習成績實在是糟糕呢。幾乎都是‘合格’,只有3門課的成績是‘優’。”

學生:“正如您所說,我的學習成績確實不好。但是,我認為在大學里需要學習的遠不止課本上的知識。在大學4年里,我以發展中國家為主,先後到25個國家游學,共計856天,親身感受了當今世界的現狀和國家之間的差距。我想,為新興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,對今後的綜合商社來說,也是一個重大的使命。”

面試官:“啊,那你還挺堅強、挺有毅力的。確實,我們有很多業務都在發展中國家。”

像這樣,儘管面試者有着明顯的缺點,但是在隨後的表達中強調優點,也能給對方留下一個整體不錯的好印象。

作者:[日]神岡真司

如何戰勝對自己的不滿

很多人問我,如何戰勝對自己的不滿。我的回答是,戰勝不了,想要什麼,就得趁現在採取行動。先做好自己能做的事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等做完了,再說對自己的不滿。

其實,我也常常體會到對自己的不滿且深感無力,但每次都能從這種絕境中找出一條路。我告訴自己,我的痛苦是在抱怨自己不是另一個人,這樣做一點兒用也沒有。那就用自己的方式盡力而為,能做成什麼樣就算什麼樣吧。

有一部電影叫《薩利機長》,主人公薩利是一個在危機時刻力挽狂瀾,拯救了整架航班的機長。事後他被人質詢,因為在危機發生時,存在更簡單穩妥的應對方案。薩利機長反擊這場質詢的角度是:“電腦模擬操作的飛行員對即將發生的一切都做好了心理準備,而我不行。我是突然遭遇這種情形的,很震驚,需要幾十秒的時間來判斷形勢,平復情緒。你們把這幾十秒去掉,再看看還有更好的方案嗎?”

沒有了,這就是條件限定下的最好方案。

這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安慰。



先把人當成人,或者說,把自己當成自己。既然你目前只能是這樣,那就硬做,在各種遺憾下做出相對優化的選擇。

也許你會發現,硬做下來的結果也不壞。如果把用來自責的時間用來做事,那麼結果就是我們盡心盡力做成的樣子。慢慢地,也許你會發現,在做成一些事的過程中,對自己的不滿沒有那麼重要了。對自己的不滿,我們很難戰勝,卻可以跳過不管,這也是一種戰勝不滿的方法。

作者:李松蔚

在網上看到一個年輕人的提問:突然冒出的親生父母,我該怎麼面對?

大意是好端端跟父母生活了二十多年,突然冒出來一對夫婦說是她的親生爹媽,血濃于水,想要相認,嚇得小姑娘無所適從。

這讓我想起我們醫院一位曾經的“常客”。

“常客”有六七十歲了吧,估計就住在附近,他每周會有兩次,顛巍巍地來到醫院,跟醫生說些不痛不癢的不舒服——頭暈、頭疼、肚子疼。醫生便給他量個血壓,測個脈搏,再問要不要開點兒板藍根之類的藥,他擺手拒絕。如果人不多,他會跟醫生扯幾句閒話;人如果多,他就訕訕走了。

起初誰也沒在意,老年人對身體疑神疑鬼也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漸漸我們發現,他每次來的時候,找的都是蔡醫生,一位三十出頭的女醫生。

蔡醫生是個有“故事”的醫生。

“對不起”的標準回復

三十年前,一位年輕醫生坐急診時,附近一對農民夫妻抱來一個發高燒的女嬰。女嬰已經驚厥,媽媽急得直哭,爸爸大聲說:“扔了她,燒壞了腦子是個苕(土話:傻子),沒有人要。”

年輕醫生力勸他們讓孩子住院,又建議他們轉診兒童醫院。兩個人答應着走了出去,年輕醫生後面卻聽見細細的、貓叫一樣的哭泣聲,出門一看,病嬰竟被遺棄在科室門口的長椅上。

年輕醫生收養了女嬰,給她治病,送她上學。考大學選專業時,女孩也選了醫科,她畢業的時候,國家還沒有嚴格的隔離制度,她很自然地回到養父所在的醫院工作。為了區別父女倆,大家稱他們為老蔡醫生、蔡醫生。現在,老蔡醫生已經退休了。

“常客”來醫院,十有八九和蔡醫生有關。但她什麼也沒說,每周二、四兩天,她常規坐門診,老人照例來看病,她職業化地詢問病情,若無其事地寫病歷,但她後來不肯親自為老人量血壓、測脈搏了,每次都叫護士完成。

醫生對病人,不嫌臟、不嫌臭。但她嫌他,嫌到不願意碰他的手臂。

那一年恰好有個醫療隊下鄉的項目,蔡醫生就跟著醫療隊去了三個月。老人再來的時候,看不到她,又不好問人,就孤孤單單地坐在科室外的長椅上,呆呆的,什麼都不說,頭低得像再也抬不起來。我每次經過都會看到他,油然覺得他可憐,但三十年前,蔡醫生也許就是被遺棄在那把長椅上。

不知道從哪一天起,老人不來了。

醫院里有時候有退休職工的活動,老蔡醫生就帶著老伴一起來,活動完了,會和蔡醫生一道回家。路上遇到同事,蔡醫生便主動跟人介紹:“我爸我媽,我們長得像吧?”老蔡醫生和老伴都笑咪咪的,三人的笑容真是一模一樣。

有年輕的小護士嘆息,“常客”是蔡醫生的親生父親,她這麼做多少有一點殘忍吧?哪怕只是坐下來聽對方說一句“對不起”,也是圓老人風燭殘年的一個心願。

但我覺得,小蔡醫生有權說“不”,而且“對不起”的標準回復並不是“沒關係”。

血緣關係里面也有一個“緣”字,父母與子女之間,有時候也必須講緣分。有緣無緣,就是一個有心無心的問題。無論因為什麼,一方主動放棄,就是斷絕了關係,想再撿回來,幾無可能。血脈從來不是天然的黏合劑,日日夜夜的愛護與關懷,才是羈絆彼此的終極力量。

文章來源:微信公眾號“作家葉傾城”